

新民晚报

在艺术的路上,我从二十几岁开始就想“变”了,但“变”谈何容易?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变,常变常新,但新不等于好。搞怪猎奇,离开守正,不叫创新,创新是要讲艺术高度和文化深度的。我的求变创新,私付要讲三个字:“雄”“变”“韵”。

“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雄强、豪迈、博大的气象,艺术作品必须体现这个

“雄”这个艺术特征。二是“变”,变的核心是“创新”。在具体实践中,“变”要强调三个区别:区别于古人、区别于他人、区别于自己的昨天,不断探索前进。诚然,追求“雄”也好,追求“变”也罢,结果好与不好,成与不成,最后要落实到“韵”,要讲风韵、要讲神采,讲时代赋予我们的精神与文化责任,看有没有对心灵的感动。这样才能从技而进乎于道,若到达这个层面,这个创新才叫真的“新”。

对攻艺者而言,始终摆脱不了“批评”二字。学艺之人必须要有批评,离开了批评,特别是离开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不知道错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改进、进步,走哪条路,解决什么障碍,哪条门是可以进去的,哪个门你必须关死的,就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属于自己的路。

我学艺八十年了,有一点点小成绩,其实多是得益于师辈的批评。记得我

十五岁时曾请教上海一位很有名的画家。他看了我的作品,批评之严厉,几乎可以说把我讲得一无是处,但我很认真地听着。那一次,老先生最后的那句话,是非常激烈的。他讲:“一看你的作品,就知道你这个人寿命不长的。”厉害吧!出门以后,我想老先生跟我无冤无仇,为

什么那么严厉地批评我呢,无非也是要我进步。那我更要加倍地努力学习,改正缺点。过了半年,我再拿作品去给他看。老先生已经忘记了半年之前,我曾经去请教过他。他看了我的习作以后讲,你的东西怎么好怎么好。这个经历让我坚信,正确对待批评非常重要,不要

管人家出于什么目的,要学会吸收于己有补益的部分。我们讲得极端一点,他往你身上倒粪,你如果是一棵青菜的话,那是最好的肥料。有人严格地批评你,滔滔不绝。你就当他是给我这个空的车油箱里面装汽油,让我可以开得更

快。我一直认为,批评是药,有病之躯不能不吃药。当然,药方开错呢?那个药吃下去不是同样也要出大毛病吗?搞艺术要学点辩证法,择善而取重要的。天地方圆、夏热冬寒、日落月出……什么东西都是辩证法。建议学艺之人,除了埋头去钻研

艺术本体之外,还要好好的去读点书,学点辩证法,一辈子受益无穷。我二十三岁时拿自己的印谱给方去疾先生看,他就讲,你可以“变”了。这一个字振聋发聩,敦促我要推陈出新,真是一字之师。谢稚柳先生,我二十三岁拜他为师,他也非常看重我。谢稚柳先生从来不跟我谈技巧,他总讲,小韩你要多读书,当然,要读有用之书。我后来才体会到,一本书如果是一个阶梯的话,你读多少本书,消化、吸收,往往就是你能爬到什么高度,登高才能望远,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文化、学问始终是艺术得“道”之本。

我还有一个老师,陆维钊先生,他是现代书法教育的奠基人,大书法家。1973年,我到杭州拜见他。室内无他人,他把门关上,竟开口就说:“你对我写的篆书怎么看?讲真话。”他创新的蝶扁篆书已名满天下,居然还严肃真切地让我对他提缺点。那么我就斗胆地发表了一点我的看法。他竟讲:“我得好好思考。”他是老师,我是学生。他可以那么诚恳,居然不耻下问,要听我的意见。这让我懂得在至高无上的艺术面前,谁都是永远的学生,而批评永远是促使艺术不老的神药。

感悟音乐

月光

谁能用短短几句话概括出人内心错综复杂的情感吗?很难,但诗歌可以。

谁能知道一个一言不发的人内心深处的秘密吗?不可能,但音乐可以。

二

在神农架密林深处,在极其静谧的环境中,听到了一阵悠扬的陶笛声时,大家都惊呆了,曲调悠扬空灵,这音乐仿佛就应该就是神农架的组成部分,从远古而来,在林间飘散开去,这音乐使我们与大自然紧密融合在一起,那种仙境般的感觉,至今难忘。

不同的音符组成了不同的内容。阿炳的二胡《二泉映月》、俞丽拿的小提琴《梁祝》,人们都听得懂那凄惨、悲情的诉说;箫声合奏《春江花月夜》,人们都能从音乐中仿佛亲临渔舟唱晚、桨声欸乃的月夜。

单位搬了新家,从陈旧的老楼迁入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大楼。作为刚刚退休的老编辑,受单位领导和同事相邀,我来到新大楼参观。

领导和同事的笑脸像阳光一样明亮,带我参观了版本库、展览馆、咖啡馆和空中花园等,又踏入编辑大厅,那一刻,阳光透过明亮的落地窗,撒开一样泼泼洒洒,在浅色的地砖上洒下满地碎金,我也迎来更多的笑脸和问候,心中蓦地一暖,仿佛重新加入队伍,回到在一起的时光。

恰逢建社十六周年,营销部新来的女孩笑着拉我录制一段视频,让我对着镜头说几句我录制。她在我面前轻轻放下一个大石榴——圆润、饱满、红通通的。“石榴,石榴,正好应了十六的谐音!”女孩说话时,眼睛亮亮,声音朗朗,充满朝气。端详着面前的红石榴,我有些走

神,仿佛在端详站在人生秋天的自己。那些曾经遇见的人、做过的事、编过的书,犹如石榴籽一般,一粒一粒地挤在时光凝结的壳中,它们那么晶莹,那么剔透,泛着温润的光。而曾经经历过的辛酸、苦涩和委屈,则像石榴皮上淡黄色的斑痕一样,都被统统忽略掉了。

面前这个红石榴,石榴籽肯定甜津津,而且一粒一粒,紧紧相依,宛若岁月长河中那些零散却珍贵的回想。记得去年退休时,恰好正值深秋。单位为我办了一场欢送会。会议室的桌上摆着一个大蛋糕,空气中飘荡着奶油的香甜。领导和同事都聚在一起,诉说着曾经的过往,四周熟悉的面孔,有的与我共事十余载,有的才刚入行不久。我抱着他们送我的鲜花,与同事们合影。而后工会的同事捧

来一份特殊的礼物,要我回家再打开。当我回到家,打开来看,竟然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相框,里面有我多年来参加各类活动的照片,按照缠枝石榴的传统纹样,巧妙地排成了“55”的图案——55岁,正是我退休的年龄。望着相框里一张张定格的笑脸,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下来,瞬间明白了同事的苦心,担心我当众失态。我可爱的同事们,你们竟然这样细腻,记得我一路走来的足迹。

石榴寓意着团圆、美满、延续,也是关于秋天的一个永远的念想。

张菱儿

同学们病房里守了一夜,明老师终于醒了过来。昨天下午他们去养老院探望明老师,陪老师吃了晚饭准备离开时,突然间老师倒了下去。

醒过来的明老师望着边上的学生说,死而复生这出戏在我身上演过多次了,也许老天知道我还有心事未了吧。其实昨晚抢救时医生已和代表家属的学生谈了话,告知老人病况危急说走就会走。

明老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少年时他在医院不经意听到了医生和父母的谈话。医生讲,你们不要对这孩子抱有太大希望,这种病生命很容易夭折,即使有幸活到成年,以后也不适宜结婚。为此他独身一辈子,只把心交付学生。晚年他是养老院里被人羡慕的老人,虽无儿女,可他的学生远比有些人家当儿女的来得勤。现在陪在他身边的这几位鬓发已白的老学生是他带教过

的首届学生,一个甲子过去了,师生间的情感纽带却从未断开过。老了喜欢怀旧。昨天师生叙谈时,张同学说他小时家境贫寒,上学时家里带来的下饭菜多是老咸菜,中午饭点他常待在教室一隅闷头扒饭。有一次午饭时,明老师从食堂打来饭菜走到他身旁说,咸菜我也蛮喜欢吃的,能不能我们换点吃吃?说着老师就把自己饭碗里仅有的几片肉全部夹到他饭盒里,然后又从他饭盒里夹了点咸菜吃,当

时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他哪能不懂老师的心?当年的课代表王同学说,我至今还珍藏着老师送给我的那本诗抄集,一次放学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个小本子对我说,这里面的几首诗都是他写的,完成后又把它们翻译成英文和德文,我知道老师原是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才被分配到中学来教英语……沉浸在往昔时光里的学生们十分动情,而明老师却回忆起当年课堂上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初秋开学季,年轻的明老师第一次走进他们教室,担任这个初二(2)班的班主任。全班同学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位新班

主任,他心里有点紧张,脸也开始发红。听到班长喊了一声全体起立,同学们都站了起来,他刚想回复一声:同学们好,请坐下。可是他发现有学生戴着帽子没有脱。那年月有共守的礼仪规矩,致敬老师须脱帽的。他记得老教师曾对他说过,当老师树立威信很重要,有些规矩一开始立好以后班级工作就顺了。于是他走到这位戴帽子的同学跟前提醒他:“Please take off your hat.(请摘下你的帽子)”可是这位同学

也不愿干船工的活。二人于是散伙,舵工带着这笔不义之财回家置田做地主;篙工则回家种地当农民。随着岁月流逝,昔日的舵工、今日的舵主“家道日隆,子孙鼎盛”;而昔日的篙工、今天的农民,则日复一日过着他平平淡淡的生活。这天,他看着前者门庭又喜庆添丁,合家一派兴旺,不由轻声叹道:凡事要靠自己,苍天也不是可以依凭的。不料这话恰巧被他妻子听到,以为丈夫是嫉妒前舵工。不一日,前舵工之孙中进士,于是又是一番举宴庆祝,一时贺者盈门。庆罢,前舵工便带领全家男女老少三十多人,欲去江对岸一处庙宇“敬神酬愿”。毕竟他知道自己的发家史充满罪恶,内心应该是不踏实的,所以此时不忘求神保佑。孰料船离岸不多远,刚才还风平浪静的江面,突然就风卷浪起,船很快倾覆,前舵工合家三十多人,竟无一幸免。面对乡邻的连声哀叹,前篙工这才把昔日搭档“发横财”的罪孽说了出来。披露这件事情的薛福成,在文中总结道,前舵工以不义之财享富贵,“天将待其时而降之罚”,时间愈久,当事人付出的代价愈大。一如借债时间越长,付出的利息越多。

薛福成所论固然不谬,但他在整起事件中,对前篙工在其搭档实施犯罪前后,所采取的错误做法,竟不著一字。严格说来,无论前舵工日后因上苍“降之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前篙工既然无法阻止他犯罪在先,但之后明明知道眼前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前舵工,是个灭绝人性的杀人犯,却刻意

隐瞒他的罪行,不予揭露,这分明已是情同包庇,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是“知情不报,犹如同罪”;另一方面面对那个无辜冤死江中的独行客的孤魂,其良心又如何过得去?所谓明哲保身,难道真能保其心安?事实上,对于像前舵工这样的罪人,揭露得越早,其祸害也越少,甚至他们合家三十多人沉江的悲剧,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教训,相信对今天的人们行事,应该有所启示。

人生漫途,一路路跌撞撞而来,步步艰辛却亦步步风景,请看明日日本栏。

都市秋景

责编:殷健灵

最后的心愿

徐慧芬

时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他哪能不懂老师的心?当年的课代表王同学说,我至今还珍藏着老师送给我的那本诗抄集,一次放学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个小本子对我说,这里面的几首诗都是他写的,完成后又把它们翻译成英文和德文,我知道老师原是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才被分配到中学来教英语……沉浸在往昔时光里的学生们十分动情,而明老师却回忆起当年课堂上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初秋开学季,年轻的明老师第一次走进他们教室,担任这个初二(2)班的班主任。全班同学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位新班

主任,他心里有点紧张,脸也开始发红。听到班长喊了一声全体起立,同学们都站了起来,他刚想回复一声:同学们好,请坐下。可是他发现有学生戴着帽子没有脱。那年月有共守的礼仪规矩,致敬老师须脱帽的。他记得老教师曾对他说过,当老师树立威信很重要,有些规矩一开始立好以后班级工作就顺了。于是他走到这位戴帽子的同学跟前提醒他:“Please take off your hat.(请摘下你的帽子)”可是这位同学

也不愿干船工的活。二人于是散伙,舵工带着这笔不义之财回家置田做地主;篙工则回家种地当农民。随着岁月流逝,昔日的舵工、今日的舵主“家道日隆,子孙鼎盛”;而昔日的篙工、今天的农民,则日复一日过着他平平淡淡的生活。这天,他看着前者门庭又喜庆添丁,合家一派兴旺,不由轻声叹道:凡事要靠自己,苍天也不是可以依凭的。不料这话恰巧被他妻子听到,以为丈夫是嫉妒前舵工。不一日,前舵工之孙中进士,于是又是一番举宴庆祝,一时贺者盈门。庆罢,前舵工便带领全家男女老少三十多人,欲去江对岸一处庙宇“敬神酬愿”。毕竟他知道自己的发家史充满罪恶,内心应该是不踏实的,所以此时不忘求神保佑。孰料船离岸不多远,刚才还风平浪静的江面,突然就风卷浪起,船很快倾覆,前舵工合家三十多人,竟无一幸免。面对乡邻的连声哀叹,前篙工这才把昔日搭档“发横财”的罪孽说了出来。披露这件事情的薛福成,在文中总结道,前舵工以不义之财享富贵,“天将待其时而降之罚”,时间愈久,当事人付出的代价愈大。一如借债时间越长,付出的利息越多。

薛福成所论固然不谬,但他在整起事件中,对前篙工在其搭档实施犯罪前后,所采取的错误做法,竟不著一字。严格说来,无论前舵工日后因上苍“降之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前篙工既然无法阻止他犯罪在先,但之后明明知道眼前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前舵工,是个灭绝人性的杀人犯,却刻意

隐瞒他的罪行,不予揭露,这分明已是情同包庇,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是“知情不报,犹如同罪”;另一方面面对那个无辜冤死江中的独行客的孤魂,其良心又如何过得去?所谓明哲保身,难道真能保其心安?事实上,对于像前舵工这样的罪人,揭露得越早,其祸害也越少,甚至他们合家三十多人沉江的悲剧,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教训,相信对今天的人们行事,应该有所启示。

人生漫途,一路路跌撞撞而来,步步艰辛却亦步步风景,请看明日日本栏。

都市秋景

责编:殷健灵



三登泰山 韩天衡



登山小记 韩天衡

石榴的念想

张菱儿

来一份特殊的礼物,要我回家再打开。当我回到家,打开来看,竟然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相框,里面有我多年来参加各类活动的照片,按照缠枝石榴的传统纹样,巧妙地排成了“55”的图案——55岁,正是我退休的年龄。望着相框里一张张定格的笑脸,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下来,瞬间明白了同事的苦心,担心我当众失态。我可爱的同事们,你们竟然这样细腻,记得我一路走来的足迹。

石榴寓意着团圆、美满、延续,也是关于秋天的一个永远的念想。

张菱儿

十日谈

都市秋景

责编:殷健灵

一动不动仿佛没听见,于是他提高了一点声音又说了一句:“Take off your hat!”话说完,没料到这位学生猛然摘下帽子一屁股坐下来伏在桌上痛哭起来。见到脱下帽子的头上有块发亮发红的癩疤,明老师惊呆了。

明老师说,我当时就应该向他道歉的,可是我却并没有,只是慌张得不知所措。一学期后这位同学转校了,也不知这位曹同学后来的情况怎样,多少年来只要一想起我对他造成的伤害,就如芒在背不好过。现在我想请大家帮忙最好能找到他,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能当面补上这份道歉。

抢救过来的明老师再次提到这件事,同学们即刻感到事情紧迫起来。于是他们开始了行动,经过各方努力,两天后他们终于联系到了这位曹同学。曹同学已在海外定居,他想在视频中见见明老师。面对视频中的曹同学,病床上的明老师努力睁开眼喃喃地说,老师当年伤害了你,现在请你接受我这份迟来的道歉……视频中的曹同学动情地对明老师说,老师啊,我只记得当年您对我们的好……

当夜,明老师在安睡中去了天国。

老先生不知道的是,曹同学并没有找到,可是学生们哪能忍心让他们最亲爱的老师和兄长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世界呢,于是他们策划了这场见面。

孙中进士,于是又是一番举宴庆祝,一时贺者盈门。庆罢,前舵工便带领全家男女老少三十多人,欲去江对岸一处庙宇“敬神酬愿”。毕竟他知道自己的发家史充满罪恶,内心应该是不踏实的,所以此时不忘求神保佑。孰料船离岸不多远,刚才还风平浪静的江面,突然就风卷浪起,船很快倾覆,前舵工合家三十多人,竟无一幸免。面对乡邻的连声哀叹,前篙工这才把昔日搭档“发横财”的罪孽说了出来。披露这件事情的薛福成,在文中总结道,前舵工以不义之财享富贵,“天将待其时而降之罚”,时间愈久,当事人付出的代价愈大。一如借债时间越长,付出的利息越多。

薛福成所论固然不谬,但他在整起事件中,对前篙工在其搭档实施犯罪前后,所采取的错误做法,竟不著一字。严格说来,无论前舵工日后因上苍“降之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前篙工既然无法阻止他犯罪在先,但之后明明知道眼前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前舵工,是个灭绝人性的杀人犯,却刻意

隐瞒他的罪行,不予揭露,这分明已是情同包庇,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是“知情不报,犹如同罪”;另一方面面对那个无辜冤死江中的独行客的孤魂,其良心又如何过得去?所谓明哲保身,难道真能保其心安?事实上,对于像前舵工这样的罪人,揭露得越早,其祸害也越少,甚至他们合家三十多人沉江的悲剧,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教训,相信对今天的人们行事,应该有所启示。

人生漫途,一路路跌撞撞而来,步步艰辛却亦步步风景,请看明日日本栏。

都市秋景

责编:殷健灵

